

神雕奇情

烟波客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七章 魔鬼射影

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小村上空，罗双玉焦急地等待着杨琰。在起更时，杨琰回来了。

罗双玉注视着他。

杨琰笑道，“好姐回到四王子府后，她们母女得到了很好的照顾。王妃亲自动手，为好姐更衣，你放心吧。”他问，“如何处置这些教徒？”

“我也在想，如果放了褚妮、褚雯，我们的身份就难以隐瞒下去了。那个褚媛也可能回圣因教总舵，咱俩的形迹就会暴露，可是又不能杀了她们。”

杨琰想了想问褚姗：“那些教徒是建立分舵时来涿州的吗？”

“来涿州建立分舵的其他人前分舵主和另外两人被教主——也就是好姑娘杀死，除了褚媛，还有褚姒和褚妆，其他姐妹都是以后入教的。”

“罗氏兄妹”反复商议，命褚姍作了圣因教天鸣堂涿州分舵的分舵主。耶律好那两个贴身侍女做了她的副手。

罗双玉用他家传的独门点穴法。废了褚妮等五人的武功。点了她们的穴道。虽能行动，但已是弱不经风，走路均需人搀扶。

罗双玉嘱咐褚姍，今后除了买盐米油柴，不要再出去打食，一旦接到总舵的飞鸽传书，按书柬上行事。要好生看管褚妮等人，一旦她们逃回总堂，大家都有杀身之祸。

褚姍惊异地看着罗双玉。

罗双玉说道：“此中有许多曲折，几句话也说不清楚，你照我的吩咐作也就是了。”

“罗氏兄妹”马不停蹄的连夜南行。这日来到了开封附近，杨琰改装易容，在夜幕降临时，“罗氏兄妹”施展轻功，于起更之时来到了开封城下。

宋在开封建都一百余年，北宋亡后，金国被蒙古人所迫又迁都开封。大元统一华夏后，又成了大元朝廷统治中原的重镇。城墙高达十余丈。

“罗氏兄妹”施展“壁虎游墙”的轻功，“游”上了城头，点倒了巡逻的军士，飞掠下城头。

罗双玉在前，杨琰在后，直奔沁芳园妓院，来到老鸨住的庭院，透过茜纱之窗，见案上堆着一大堆金银，老鸨正把成锭的金银和碎金银分开。

“罗氏兄妹”犹如两股风掠入室内。老鸨见眼前多了两个人，“啊”了一声趴在桌上，搂住那堆金银。

罗双玉微笑道：“妈妈，难道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老鸨抬头细看，见是“绿华”姑娘，她身旁站着一位和“绿华”姑娘酷似的美丽少女，嗔道：“绿华姑娘，你吓死我了？”嘻嘻一笑瞥了一眼杨琰说道，“二位姑娘如引来了有钱的公子哥儿。还按规矩。你们得了缠头钱，四六分成，房租费、伙食费另算。”

罗双玉说道：“我还要我原来的那所院子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个五十两的金镲子，笑道：“这是我预交的房银和饮食费。不过有钱的公子哥就不劳驾妈妈引见了，他眼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杨琰抢拳说道：“妈妈，小生有礼了。”深深一揖。然后从怀中拿出一个绸包打开，竟是十几颗经寸的明珠。交给了老鸨，说道：“寄存妈妈手里，我给绿华姑娘的缠头钱，和妈妈应得的那份，咱们一总算。不过，小生有个要求。”

“公子爷请讲！”

“如果有人找一个姓杨的书生，妈妈千万不要告诉他们。”

“放心吧，杨公子。那所庭院不但肃静，还有一间密室。再说任何院里也不会赶走有钱的子弟。”

老鸨认为“绿华”又拉到了有钱的嫖客，引导着“罗氏兄妹”进了罗双玉和郭莹住过的那所小院，进入室内。罗双玉说道：“不要派姐妹来伺候，一切由我自己来办。”

“知道”。老鸨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出院时把门锁上。祝姑娘和杨公子度过这消魂的一夜。”转身出了房门，一会儿，传来了锁门声。

“哥哥，你演的真像。”

杨琰悄声问道：“圣因教的人真会到这地方找你？”

罗双玉详尽地说了她和郭莹混入圣因教之后，圣因教长老褚姬，褚姬为了试探“她”和郭莹，把他们引入妓院，马月月和郑莹扮成嫖客，在这里住了许多日子的经历。然后说道：“圣因教总舵就设在这所妓院里。”

“真是匪夷所思，”杨琰说道，“亏得她们想得出来。难怪武林各大派兴师动众也查不到她们的踪迹，难道老鸨是圣因教教徒？”

“不是。她认为圣因教总舵那些人原就是江南的妓女。南宋亡后，许多达官贵戚聚于中原的北方大城镇。她们是来打食的，为了拉住嫖客，只能到沁芳园这样的大妓院里来，就像游方和尚到寺院里挂单。不过她们只承认是某个艺班子的。老鸨得了比她养的妓女几倍的银子，对她们的存在也就守口如瓶。”

“这就是了，正派的武林人士谁也不会逛妓院。嫖客嫖妓也不会问妓女的来历。”

“哥哥，你懂得真多。”

“小妹子，你懂得也不少啊！”杨琰笑道，“我扮成嫖客，混过了老鸨这一关，我再扮郭莹就困难了。”

罗双玉详尽地讲了郭莹的身世。

杨琰听着不断叹息。罗双玉说道：“我想以大哥的天才会扮得维妙维肖的。”

“别的都好说。”杨琰抬了抬足说道，“哥哥可没有三寸金莲。”

“当然，再用我混入圣因教那种解释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。”

“不过，小妹已经为大哥想好了。”

杨琰笑道：“难道你这个阴魔教妖女‘绿华’也要像圣因教褚姬、褚姬泡制郑筠那样给我缠足吗？”

“哥哥，你看过南曲吗？”

“当然看过。”杨琰笑道，“滞留大都时，四王子帖木贞还陪我看过杂剧。南曲中那些扮演女子的，足下都有一双三寸金莲。”

“也不尽然。”罗双玉解释道，“南曲中扮演古代女子不止是女演员，也有男的扮演女子的。”

“难道为了演戏，那些男演员也缠了足。”

“为了演戏，有的男子在幼年时就缠了足，不过这有两种情况。……”

“倒是第一次听说，很新奇，请小妹子解释。”

“第一种，有的艺班子还兼贩卖人口，每逢战乱，灾荒——就是没有战乱灾荒，也有卖儿卖女的。这种戏班子买来生得俊俏的幼童，自幼将他们缠足，束指，教授给技艺，让他们扮演戏中的旦角，成年之的，将他们卖给那些喜好‘男风’的人作婴童。当然，唱旦角的多数是女子。”

“另一种呢？”

“另一种就是有的唱旦角男子，他们为取悦于观众，也缠足。但不像自幼缠足那样缠。”

“小妹子，这些秘闻你是从哪里听来的？”杨琰十分惊奇。

“当然是从阴魔教徒那里听来的。”罗双玉道，“咱们还是谈正题，北方杂剧班子为了到南方富庶之乡演出，女演员就不说了，因为汉人女子很少有缠足的，那些扮演旦角的男演员，因为足下没有一双三寸金莲，很不受南方观众的欢迎，为了迎合观众，有人想了个办法，用木头削了一双三寸金莲，象北方蹬高翘那样，绑在双足下，只要练功有素，胜过女子的三寸金莲。艺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‘寸子’。”

杨琰恍然大悟，轻呼道：“让我蹬‘寸子’？！一个人的足尖上帮上这个东西，何时才能学会走路？”

“当然非一日之功，不过练过上乘武功的人，一两日即可学会。”

“你当初顶替阴魔教‘绿华’之名混入圣因教时，为何不蹬上‘寸子’？”

“当时我还不知‘寸子’为何物，混入圣因教后才知有那事物。如果当时知道，莹姐也不会费那番口舌。”

“好。我试一试，不过一时之间到那里找那东西？”

“找老鸨！”

“半夜三更，她已锁上了门，难道你越墙而出？”

“不用！”罗双玉走到大铜床前，掀开挂在银钩上的床帐，握住一根绒绳，拉了三次，有顷，听到开锁声。不一会，老鸨进来，问道：“绿华姑娘，找老身何事？”

“请妈妈给找一付‘寸子’和几双弓鞋、便鞋。”

老鸨疑惑地看看“绿华”。

罗双玉微笑道：“杨公子要长期住在妈妈院里，不能总不出院子呀。”

“老身明白了。”转身出了房门，有顷，老鸨提着一个包裹进来，打开包裹，拿出三付“寸子”和十几双弓鞋、便鞋，还有十几双绫袜和一些棉絮。

她让杨琰坐在桌沿上，把“寸子”给他绑在双足上。在“寸子”上套上绫袜，弓鞋，然后，试了试又塞上一些棉絮。

杨琰罗裙下面露出了尖足翘翘的“三寸金莲。”

老鸨笑道：“杨公子原来用过这东西。”她又笑道，“不过走路不像女子，尤其穿上弓鞋，应这样走。”老鸨在房中走了几圈柳步。

杨琰学着走了一圈，已很似模似样了。

“杨公子，老身效的劳你可满意？”老鸨又告诉他在什么场合下，“寸子”上穿何样的弓鞋、便鞋，配上什么样的绫袜。

杨琰又赏了老鸨一锭五十两的银子，她欢欢喜喜的出了房门，一会儿，传来锁门声。

妓院闺房内备有各色点心。“罗氏兄妹”吃了一些。杨琰接着练蹬“寸子”走路。练了两个更次，已是维妙维肖了。

罗双玉说道：“一旦遇到强敌，会不会影响武功，尤其是轻功？”

“我想不会有多大影响。”杨琰说道，“咱们出去试一试。”说着出了房门。

罗双玉兴致盎然地随他到了庭院。杨琰足尖上用力一点，“一鹤冲天”已飞掠起六丈余高，落地后，惊喜地说道：“丝毫也无影响。”

“施展轻功都是足尖用力，‘寸子’的前头很象一只鞋的前尖，自然不会影响轻功。施展武功怕就不会那么自如了。”

杨琰演了一套“美女拳法”，然后说道：“虽然有些影响，也无大碍。习惯也就好了。”

罗双玉还是担心，说道：“长期蹬着这东西，会使双足……”

“我想好了，只要坐下，双足就能活动；虽然不像穿靴子那样，也无大碍。”

翌日清晨，杨琰照郭莹——原阴魔教掌门弟子小乔的形象，精心易了容。

“罗氏兄妹”在沁芳园妓院这座庭院特殊“闺房”里等了三日，也没见圣因教来人，杨琰等得不耐烦了。

“我和莹姐和圣因教教主褚娟离开开封总舵时，已和四大堂主约定，在沁芳园会面，她们会来的。”

果然，当夜二更，传来了夜行人飞掠的声音。

罗双玉轻声说：“来了，是两个人。”霎时，门帘一挑，天风堂堂主褚妩，天鸣堂堂主褚媚进来，两人神情都十分紧张。

褚媚问：“教主没有回来？”

罗双玉以问代答：“妩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为何如此紧张？”

“七日前，褚妮妹子收到了一个柬帖，说什么阴圣教要来会教主。”她一口气说了七天前发生在李家湾的事情。

那日，李家湾突然闯进身着青、黄、红三种颜色长衫的三个女人，指名要见圣因教教主。

李家湾这个地名顾名思义、一定是一个水乡，或依山靠水的地方。它既然是圣因教总舵秘密隐蔽藏身之处，那么，自然

是一个极隐蔽，极偏僻的所在。这三个女子竟然来到了李家湾，这已使圣因教四大堂主震惊了。而且声言要见圣因教教主，更使四大堂主震惊。

天风堂堂主褚妩由两个护法褚妙褚娴陪同，在大厅会见了三个女人。

褚妩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要见教主？”

一个着青衫的女子问道：“你不是教主？”

“教主岂能随便会见不相干的人？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在教中任何职司？”红衫女子傲慢地问道。

褚妩心中一阵脑怒，问道：“我在教中任何职司为什么要告诉你。难道你是本教的太上皇吗？”

红衫女子嘻嘻一阵冷笑道：“太上皇倒是不敢当。我们是总教青蓝红三使，难道不能问你的职司？”

“什么总教？圣因教就是圣因教，还有什么总教？！”

青衫女子说道：“你大约就是圣因教某一堂堂主罢。我如果眼力不拙，你就是天风堂堂主褚妩。”

褚妩心中一凛，说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“这么说你承认你是褚妩了。”不待褚妩回答，兰衫女子问道，“你听说过阴圣教吗？”

“头一次听说。”

“谅你一个圣因教留守临安藏匿处的小徒也不会知道，阴圣教就是总摄阴魔教，圣因教教务的总教。不但你不会知道，就是你们的教主褚娟和两位护法褚妙、褚娴，也不会知道。”青衫女子说道，“只有你们前教主褚大姐才知道这一秘密。可惜她早已死在灵鹫宫了。”

这三个女子说的话似乎有根有据，而且对圣因教内幕知之甚多。褚妩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们来李家湾是何目的？说明罢。”

青衫女子说道：“奉总教教主之命，向你们教主宣示，总教教主的三项指令：第一，圣因教教主褚娟在七月十五率两长老护法，四堂堂主到总教晋见教主，听候教主的训示；第二，八月十五之前向总教进献四岁以下幼女，四岁以下幼童各二十八名；第三，把你们教主属下的名号和在那里设有暗窑提供给总教教主。不得有误。”

“如果我们……”褚妩说道，“阴圣教算什么东西，我们为何听命于它？”她的话音未落，褚妙、褚娴已从她身后飞掠而出，左右一分，分击青、蓝两衫两女子。

两个女子身未离座，一声长啸，各自的双掌上翻，迎击妙、娴二女刚猛的“天踏手”，“砰砰”两声巨响，褚妙、褚娴同时倒翻出数丈，才卸去青、蓝两衫二女反击的内力。呆呆地站在当地。

青、蓝、红三衫女子同时站起，青、蓝两衫女子坐过的紫檀木椅子，哗哗两声散在地上，有的部位已经寸断。显然是她们反击妙、娴二女时，由于内力的反震，将椅子震裂的。

青衫女子对褚妙、褚娴说道：“你们对总教使者如此无礼，若不是总教教主还有用你二人之处，焉有你们的命在！”

红衫女子说道：“七日内你们教主如不率两护法，两长老四堂主到临安晋见总教主，七日后，我们还要来，那时我们就要代表总教废了你们教主，护法和堂主，另立教主，另选护法和堂主。”她们话音未落，三女子已掠出大厅。

褚妩大声问道：“偌大的临安，我们教主到那里去找你们？”

“她到了临安，自然会有人迎接她”……声音已去甚远。

罗双玉说道：“我们立即返回李家湾。”

褚妩犹豫了一下问道：“教主呢？”

“我想，教主在两日内定会返回李家湾的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杨琰冷笑道：“圣因教已临灭顶之灾，我们应该联手共御强敌；天凤堂堂主仍然不信任我和绿华妹子，不知你们安了什么心？”

褚媚笑道：“小乔妹子不要误会，妩姐是急于盼望教主回归总舵。”

“信不信由你们，总之在临安我与绿华妹子和教主分手时，教主说七日之内赶回总舵。所以绿华妹子才说教主两日之内会赶回总舵。”

褚媚说道：“那个什么阴圣教虽是冲着圣因教来的，看来也是冲着阴魔教来的，我们正应同仇敌忾，共抗强敌。小乔妹子不必多疑。”

罗双玉见杨琰和褚媚一唱一和的“演戏”给褚妩看，杨琰已进入他扮演的角色，暗赞他的聪明。

“咱们一起回李家湾。”

褚妩、褚媚、罗双玉、杨琰当晚就离开了沁芳园。越过城墙，奔向东南。

圣因教轻功确有独到之处，东方出现鱼肚色之时，已飞奔出七八十里，前面越来越难走。

罗双玉借着东方微露的曙光，见眼前一片荒凉，有的地方荒草没人，在一望无边的荒野上，散落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湖泊。

说它是湖泊，并不确切，有的很大，方圆数里，有的只是一个小水塘。大的湖泊四周杂生着芦苇和蒲草，小的水坑边，也丛生着各种水草，脚步声惊的青蛙纷纷跳入水中。偶而传来一两声蛙鸣打破荒野的沉寂。

罗双玉心想：黄河几经改道，这大片荒野水滩就是黄河泛滥留下的。

这时，东方已露出了霞光，眼前出现了一片白亮亮的水面，微风吹起阵阵涟漪，闪着波光。

褚妩吹出一长两短三声哨，湖边芦苇中响起了一阵浆声。一叶小舟从茂密的芦苇中钻出来，舟头激起层层浪花。一个绿衫黄裙少女手操双桨向众人站立的湖边划来。口中唱着：“点绛唇”。“雨恨云愁，江南依时称佳丽。水村渔市，一继轻烟细……”歌声婉转，令人迥扬荡气。小舟在浆声和歌声中已靠到湖岸。

少女十六七年纪，满脸都是温柔。满身都是秀气，如不知她底细的人，谁会想到她是一个圣因教徒呢？

少女看了杨琰、罗双玉一眼，说道：“二位堂主回来了。”

褚妩面目阴沉着跃上了小舟，褚媚也跃上了小舟。她们二人跃上小舟时，小舟摇来摆去，操浆少女用浆轻点湖水，罗双玉和杨琰对望了一眼，也轻轻跃上小舟，那叶小舟略沉少许，

却丝毫没有摇摆。

褚妩听褚媪、褚姬讲过，绿华、小乔的武功极高。见状，心中叫道：“好轻功”。转念之间又想，“她二人如真的是阴魔教劫后余生，不是另有所图，倒是很好的两位帮手。”

少女的双桨一拍湖岸，小舟轻轻向湖中飘去。极目望去，但见烟波浩渺，远水接天。

在日上三杆时，终于遥遥望见湖岸，待到近处，才发现并不是湖岸，在丛生的芦苇空隙中，水面上全是菱叶和红菱。清波中红菱绿叶鲜艳非常，杨琰随手摘了红菱，递与罗双玉。

时届七月，菱实已近丰满，罗双玉剥了一枚，但见菱肉光洁，呐入口中，肉香爽脆，清甜满口。

这时小舟已穿过菱区，又进入一丛芦苇之中，穿出芦苇，眼前又一番景色，放眼望去，满湖荷叶，有的莲茎伸出水面，莲蓬在微风中摇摆。

小舟又行了好长时间，眼前出现了一片绿树，少女将小舟向绿荫中划去。

小舟在一排李树下靠岸，但见树上果实累累，朝阳的一面已透出暗红色，背阳的一面翠绿。红绿相间，十分鲜光。杨琰、罗双玉禁不住心中啊了一声。怪不得叫李家湾。

杨琰、罗双玉随着褚妩，褚媚登上岸。穿过大片李树林，前面出现一座偌大的堡子，堡子周围是用一层土，一层芦苇堆起的围墙。围墙尚属完整，但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豁口，土围子上的木门已经腐朽，半扇木门已经倾斜。

进了围子门，眼前是数排砖石混合砌的房子，中间有一座高大的房子，看来，这座堡子是北宋和金国对峙时，宋军废弃

的兵营。看来距黄河已不远了。

也可以断定，百里之内，绝不会有人烟。那么多的李树，想来是驻军栽种的，也可能是宋军吃过李子，随手扔掉的李核，自然滋生出来的。

这时从建筑群中，传来几声笛声。

褚娟率两护法褚妙、褚娴和天鸾堂堂主褚娇、天鹤堂堂主褚妮，已经迎出了大屋。

褚娟趋前两步，握住罗双玉的手说道：“绿华妹子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”

罗双玉从褚娟——郑筠的目光里，已经看出她的师父已经原谅了她，今天将和她联起手来，把圣因教引上正路，笑道：“教主回来了。”

褚娟轻轻点头说道：“到里面再说。”

众人进了大厅，褚娟请“绿华”、“小乔”坐了上座。这时圣因教的两护法，两长老，四堂主都在厅内，她们按自己的身份分坐在左右。

郑筠问道：“众姐妹，谁知道阴圣教的来历？”

两长老、两护法和四堂主你看我，我看着我，无人回答。褚妙心有余悸的说道：“那三个什么使者武功很高，看来我和娴姐不是她们的手对手。”

褚妮说道：“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都是圣因教的小徒，原教主和几位堂主在灵鹫峰蒙难后，好多事情我们……我们。”她吸了一口气。

郑筠不满的说道：“有话直说。”

“看来那三个女子的不是假话，也许真有个阴圣教，真的

统帅过圣因教，也许阴圣教就是我教的总教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褚媚问道，瞥了“绿华”、“小乔”一眼。

“妖姐，有什么话就直说罢。”郑筠说道。

在四大堂主的印象中，教主除了对二位长老，对任何一位堂主，包括两护法，说话从没这么柔和过。

她们也发现教主的目光中已不似过去，遇到敌人和敌情时，均是目露凶光。平时，她的凤目中时常闪着淫荡的光芒。

如今的教主目光柔和，尤其瞥向“绿华”时，但是她的目光后面似闪着一丝哀伤。

褚妩说道：“如果那三个女子说的是真的，我请教主率我们姐妹去临安晋见总教主。”她的话音未落，立即遭到褚娇、褚姹的反对。

郑筠说道：“谈谈你们的理由。”

武林各派以少林为首，正在窥探我教，与我教为敌，当然我们不怕他们。褚妩犹豫了一下说道，“如果武林各大派查到我们的总舵，真的联起手来，我们也会……会吃亏的。”

“你是说武林各派联起手来，教主也不是他们的对手？”褚娇直言不讳的责问。

“是这个意思”，褚妩说道，“但是武林各派是难找到我们的，但是总教那三个使者，竟能找到最隐蔽的李家湾，正如护法所说，三个使者武功极高，她们一旦大举来问罪，我们能斗过她们吗？这是其一。”

“其二呢？”

“如果我们接受了她们的条件，虽不能说一定得到她们庇

护，总可以和她们联手对付武林各派。”

褚妩的话音未落，立即得到了褚妙的赞同。她说道：“我赞同妩姐之议。”

褚娇、褚妮二女同时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江湖上还有圣因教吗？”

褚妩见护法之一的褚妙站在自己一边，问：“二位长老怎么看？”她认为教主一向听二位长老的，征求她们的看法。

褚娅、褚姬虽被罗双玉用九阳神功震坏了脑子，把过去的事全忘了，思路也不如过去灵活了，但她们面临本教内重大事变，毫不犹豫地符合了褚妩之议。

褚娅说道：“武林各大派联起手来，我们势单力孤，不如暂时听命于阴圣教，也可得到强援。”

她和褚姬一狼一狈，一向行动如一人，她的意见，自然也就是褚姬的意见。

“大家还有何议？”郑筠问道。

罗双玉和“小乔”刚回来，褚媚没和她密谈，但见教主和双玉十分亲热，她料教主绝不会投降阴圣教。

从那三个女子提出的三项要求，也以断定，阴圣教也是一个邪教。就是教主同意归附阴圣教，罗双玉——“绿华”也会出面阻止。说道：“我们不能把圣因教数百年的基业拱手交给一个不明身份的教派。”

现在在场有权参与教务的除教主之外，四大堂主之一的旨座堂主褚媚和一位护法褚娴，一直低头不语。褚妩见褚媚也反对归附阴对教问道：“娴姐，那三个女子武功真的那么厉害？”她没有直接问褚娴持何态度，真是狡狴之极。